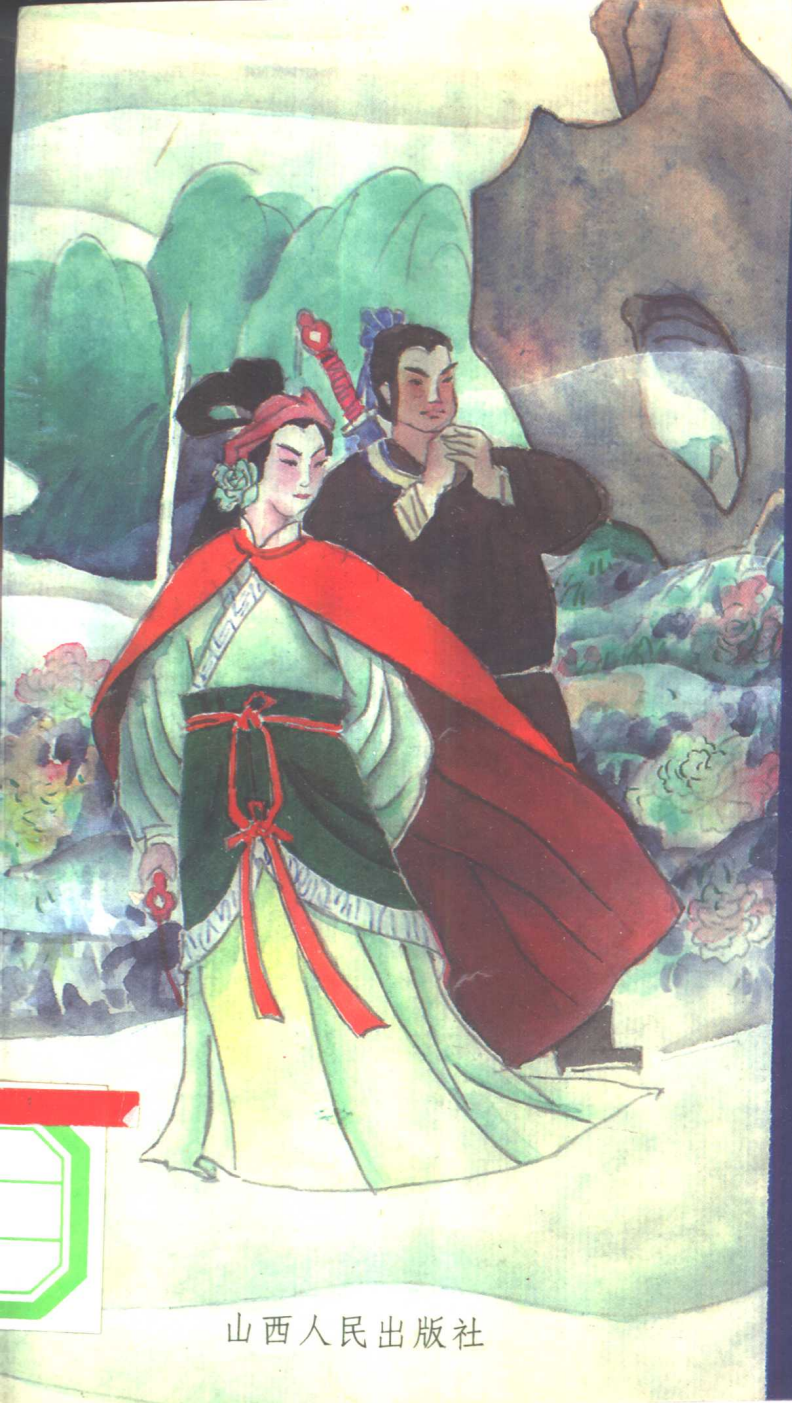


绿牡丹全传

元名氏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绿牡丹全传

(明清艳情小说)

[清] 无名氏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 059 7005 6

〔晋〕新登字 6 号

绿牡丹全传

〔清〕无名氏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字数: 215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203—02719—8/G·1108

定价:6.9元

序

《绿牡丹全传》，亦名《四望亭全传》，又名《龙潭鲍骆奇书》，是清代中期的一部侠义小说。全书共六十四回，以骆宏勋与花碧莲的婚姻为线索，着力塑造骆宏勋、鲍自安、花振芳等人物的形象，揭露了封建官吏和土豪劣绅欺凌百姓的罪行，赞扬了侠客们见义勇为、敢做敢当的江湖义气。至今，民间仍流传着许多《绿牡丹全传》中的故事，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长篇侠义小说。

绿牡丹全传目录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1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8
第三回	骆宏勋命余千硬夺把戏	14
第四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20
第五回	亲母女王宅显勇	25
第六回	世弟兄西门解围	32
第七回	奸兄为嫡妹牵马	38
第八回	义仆代主友捉奸	42
第九回	贺氏女戏叔书斋	46
第十回	骆夫人缚子跪门	51
第十一回	宏勋扶柩回维扬	56
第十二回	振芳救友下定兴	61
第十三回	动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66
第十四回	伤无限天理王姓陷人	71
第十五回	悔失信南牢独劫友	77
第十六回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83
第十七回	骆母为生计将本起息	89
第十八回	余千因逞胜履险登高	94
第十九回	十字街前父跑马	98
第二十回	四望亭上女捉猴	102
第二十一回	释女病登门投书求婚	106
第二十二回	受岳逼翻墙行刺得妻	112
第二十三回	中计英雄龙潭遭逢杰士	118

第二十四回	酒醉佳人书房窥视才郎·····	124
第二十五回	书房比武逐义士·····	129
第二十六回	空山步月遇圣僧·····	133
第二十七回	自安寻友三官殿·····	138
第二十八回	振芳觅婿龙潭庄·····	142
第二十九回	宏勋私第救孀妇·····	147
第三十回	天鹏法堂闹问官·····	151
第三十一回	为义气哄堂空回龙潭镇·····	156
第三十二回	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	160
第三十三回	长江行舟认义女·····	165
第三十四回	龙潭后生哭假娘·····	170
第三十五回	鲍家翁婿授秘计·····	175
第三十六回	骆府主仆打擂台·····	179
第三十七回	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	183
第三十八回	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擂台·····	188
第三十九回	父女擂台双取胜·····	193
第四十回	师徒下山报不平·····	198
第四十一回	离家避奸劝契友·····	203
第四十二回	惹祸逃灾遇世兄·····	208
第四十三回	胡金鞭开岭遇世兄·····	212
第四十四回	贺世赖歇店捉盟兄·····	218
第四十五回	军府余千告状·····	223
第四十六回	龙潭庄董超捉人·····	229
第四十七回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233
第四十八回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237
第四十九回	鲍自安携眷迁北·····	242

第五十回	骆宏勋起解遇仇·····	247
第五十一回	施庵茶消计放火援兄友·····	251
第五十二回	四杰村余千金命救主人·····	256
第五十三回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260
第五十四回	花老庄鲍福笑审奸·····	265
第五十五回	宏勋花老寨日联双妻妾·····	269
第五十六回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姑儿·····	273
第五十七回	张公会假允亲事·····	278
第五十八回	狄王府真诉衷情·····	282
第五十九回	忠臣为主礼隐士·····	286
第六十回	奸臣代子娶煞星·····	291
第六十一回	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	295
第六十二回	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	299
第六十三回	狄钦王率众迎幼主·····	303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307
附录		
《绿牡丹全传》叙·····		312
《绿牡丹全传》后叙·····		313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郊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这首《西江月》，传言世上不拘英雄豪杰庸俗之人，皆乐生于有道之朝，恶生于无道之国。何也？国家有道，所用者忠良之辈，所远者奸佞之徒，英雄得展其志，庸愚安乐于野；若逢无道之君，亲谗佞而疏良干，近小人而远君子，怀才之士不得展试其才，隐姓埋名，自然气短，即庸辈之流，行令听诏于人，朝更夕改，亦不得乐业。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今闻一件故事，亦是谗佞得意，权得国柄；豪杰丧志，流落江湖。与这首《西江月》相合。说这故事出在那朝那代，看官莫要着急，等我慢慢写将出来。

却说大唐高宗殿下大太子庐陵王，不过十几岁，不能理朝政，皇后武氏代掌朝纲，名号则天。生得极其俊秀，有沉鱼落雁之容，甚是聪明，多有才干，凡事到案前，即能判断。他是上界雌龙降生，该有四十余年天下，纷纷扰乱大唐纲纪。只有一件不大长俊，淫心过重，倍于常人，一朝若无男子相陪，则夜不成寐。自高宗驾崩，朝朝登殿理事，日与群臣相聚，遂私通于张天佐、张天佑、薛敖曹等一班奸党。先不过日间暂为消遣，后来情浓，往往宫内连日连夜。常言道：

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那朝文武官员，那个不知，那个不晓。但此事关系甚大，无

人敢言，武后存之于心，难免自愧。只是太子一十二岁，颇晓人事，倘被知道，日后长成，母子之间难与相见。遂与张天佐等商议，意将太子贬赴房州为庐陵王，不召不许入朝。又加封张太佐为左相，天佑为右相之职。朝中臣僚惟有薛刚父子耿直，张天佐等常怀恐惧。适因薛刚惹出祸来，遂暗地用力，将薛家满门处斩，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子薛魁、侄薛荣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及回国之日，封薛刚大元帅，薛勇正先锋，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广陵扬州，有一人姓骆名龙，字是腾云，英雄盖世，武艺精强，由武进士出身，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携妻带子，同往定兴县上任。老爷夫妇年将四旬，只生一位公子。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方面大耳，极其魁梧，又且秉性聪明，膂力过人，老爷夫妇爱如珍宝，取名宾侯，字宏勋。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姓余名千，父母双亡，亦随老爷在任上，与公子同庚，也是一十三岁，老爷念他无父无母，素昔勤劳，只生了一个娃子，倒甚爱惜他。那余千生来亦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极有勇力，性情好动不好静。闻得谈文论诗，他便愁眉蹙额；听说轮枪弄棒，他就侧耳窃听。虽是一十三岁小小年纪，每与大人赌胜，往往倒财输与他。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叫做多胳膊的余千。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闲叫他二人习些枪棒。公子与余千食则同桌，寝则同床，虽分系主仆，情同骨肉。老爷到任之后，少不得操演兵马，防守城池。武职之中，除演兵之外，别无他事，倒也清闲。这老爷声名著外，多有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

今有一人，系本县富户，姓任名正千，字威远。其人黑面暴眼，相貌凶恶。十四岁上父母双亡，上无兄弟，下无姐妹，幸得个老家人主持家业，请师教小主人念书。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

射箭，轮剑顽刀，文章亦是不大留心，各处访师投友，习学武艺。及至二十余岁间稍长胡须，其色红赤，竟是个黑面红须，其相之恶，正过尉迟公几分，故此呼之赛尉迟。因他相貌异怪，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所以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日间与人讲拳论棒，甚是有兴；夜来孤身自眠，未免有些寂寞。正是：

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

于是往往同几个朋友，向那烟花巷走动，非止一日。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遂与他有缘。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其心甚喜，加倍温存。任大爷实难舍割，遂不惜三百金之费，在老鸨手内赎出，接在家内为妻。那贺氏生性伶俐，持家无事。不料他有个嫡亲哥子，贺氏在院内时，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及贺氏从良任门，在任正千面前每每提起，说他极有机变，干事能巧。任正千看夫妻之情，说道：“我家事务不少，既是令兄有才，请来我家管分闲事。一则令兄有以糊口，二则兄妹得以长聚，岂不两便？”贺氏闻言，感谢大爷之情，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

你说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其人名世赖，字国益，生得五短身材，极有机变。正是：

无笑不开口，非谗不尽言

见人不笑不说话，只好财钱，善于取财。若逢有钱之事，人不能取，他偏能生法取来。就受些须羞辱，只要有钱，他总不以为耻。他一入任大爷之门，小心谨慎，诸事和气，任府上下，无有一个不喜他，任大爷也甚喜欢。过了年余，任大爷性格脾气，他都晓得了。逢任大爷不在家时，他瞒了妹子走出，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从未说欠账神仙输那个银的，把自己在任大爷家

一年积下的十二金，尽皆输尽。后来在妹子跟前，只说买鞋子袜子、做衣服，无有钱钞，告借些须。贺氏看兄妹之情，不好相阻。逢借之时，或一两或八钱与他。那贺世赖小运不通，赌十场输八场，就是妹子此后一两八钱，也不济事，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外边欠账要还，家内又不便去借，处于无奈，遂将任大父客厅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每每藏在袖内，拿出变卖还人。任正千乃是财主，些须之物那里检点。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的大了，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账，小件东西不能济事。且是常拿惯了，胆便比从前大些，在客厅书房往来寻查。忽然条桌底下有一件大铜盆，约重三十余斤，被他看见，心中暗暗想：“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趁此无人，不免拿去权卖便了。”于是撩衣袖将火盆提起，往外便走，合当有事，将至二门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问道：“舅爷拿火盆做甚么？”贺世赖一见脸有愧色，连忙回道“我见此盆坏了一个小脚，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整，预防为冬日应用。”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扭捏自己应用，任正千见他失虚，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见四只脚皆全，并无坏处，心中火发猜疑，即刻到客厅书房查点别物，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任大爷心急如火，那里容纳得住，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骂道：“无品行，不长俊。我以亲情相待，各事相托，你反偷盗我家许多物件，若不看你妹子分上，该送官究治。你今作速离我之门，永不许再到我家。”说罢怒狠狠往后去了，见了贺氏，将此事说了一遍。贺氏闻言，虽惜哥哥出去无有投奔，但听他自作吃活，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说道：“他自不长俊，敢怨谁来？”口中虽是如此答话，心中倒有个兄妹难舍之情。由此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从来不羞便成怒，心中说道：“我与你有郎舅之分，就是所做不是，你也该原谅些须，与

人留个体面，怎的今有许多家人在此，就如此羞辱于我？”暗呼：“任正千、任正千呵，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贺世赖永无发达便了；倘有一日侥幸，遇人提拔一二，那时稍使计谋，不叫你倾家败业，世不為人！”此乃是贺世赖心中之志，按下不言。

再表任大爷闻骆老爷之名，就拜在门下。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声音宏亮，知他后来必有大用。又兼任大爷纯心学习，从不懈怠，骆老爷甚是欢喜，以为得意门生。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只取中两个门生。向日到任之时，有山东恩县胡家凹姓胡名珪，字白商，惯使一枝钢鞭，人都呼他金鞭胡珪。曾来广陵扬州，拜在门下，习学武艺。一连三载，拳棒精通，拜辞回去。老爷甚是爱他，时常念及。今日又逢任大爷，师生相投，更加欢悦。这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往往终日不回，食则与骆宏勋同桌，余千在旁伺候，安寝与公子同榻。二人情投意合，虽系世兄世弟，而情不异同胞。

老爷一任九年，年交五十，忽染大病，卧床不起。公子同余千衣不解带，进侍汤药。任大爷见先生病在危急，亦不回宅，同骆公子调治汤药。稍尽孝弟之心。谁知老爷一病不起，服药无效，祈神不灵。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老爷病了半月有余，那夜三更时分，风火一动，呜呼哀哉。夫人、公子哀痛不已，不必深言。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将老爷收殓起来，停柩于中堂。任大爷也伤感一番，遂备祭礼，拜祭老爷，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事务。三日之后，通城文武管员都来吊孝，逢七请僧道诵经打醮，自不必言。正是：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转少年。

俟尔之间，堪堪七终。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已经辞

朝，在目下到任。夫人与公子计议：“新官到任，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据我之意，不若择日起柩回南，省得又迁公馆，多了一番经营。”公子道：“母亲之意甚为合理。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路途遥远，就起柩未免有慌速。依孩儿想来，还是暂借民宅居住，将诸事完备齐全，再择日期起柩，方无贻误失错之事，请母亲上裁。”母子计议之时，任大爷亦在其旁，乃接口道：“世弟之言极是。师母大人不必着急，门生舍下空房甚多，即请师母、世兄，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慢慢回南未为迟也，不知师母、世弟意下如何？”夫人、公子称谢，说道：“多承厚意，甚得其便。但恐造府，未免动烦贤契费心不安，如何是好？”任大爷道：“说那里话。蒙师受业，未报万一，师尊乘鹤仙游，门生心抱歉之至。今师母驾迁舍下，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楮，师母前微尽孝意，此门生之素志也，不必狐疑。”夫人、公子谢过。任大爷遂告辞还家，令人将自己住的房后收拾洁净，分外开一大门，好进老爷的灵柩——从前门走不便。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

且说骆公子家中将细软物件并桌椅条台，亦令人往任大爷家搬运。不止一日，东西尽运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全家人口，俱迁移过来。老爷灵柩进宅之后，仍将新开之门垒塞，骆公子出入，与任大爷竟是一个大门。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宏勋拜见世嫂。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爷，又备筵席款待太太、公子。以后日食，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一日三餐俱同贺氏大娘陪着。且喜骆太太并无多人，止有太太、公子并余千主仆三人。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有饮食同饮，便行走共行，至晚安寝亦是同榻；朝夕不离，真如同胞兄弟一般，从无彼此之分，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相宜，三餐茶饭全不懈怠。太太、公子每欲

告辞回南，任大爷谆谆款留，骆公子亦不忍忽然而去，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

那年春季三月，桃花开放之期，定兴县西门外十里之遥，有一所地名曰桃花坞。其地多种桃花，每年二三月间桃花茂盛，士人君子、老少妇女提瓶抬盒，携酒带肴，多来此游玩。任大爷分付家人置备酒肴，盒瓶盛往，遂请公子游玩；又分付贺氏大娘亦请太太同行。于是两轿两马带着余千，同往桃花坞而来。骆宏勋马到其间，抬头一看，真乃好所在，话不虚传，怎见得好景致？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众人观望了一番，还在大路旁边拣了一个洁净亭子，将盒担挑进。且喜内中桌椅现成，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任大爷与骆大爷一席，家人在旁斟酒。看官：你说这亭子内桌椅是那里来的？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之胜地，凡到春来，不断游人，也有邻近的，也有远来的。近的搬运桌椅容易，若远处来的，只能提壶携盒，不能携带桌椅了。就有这好利之人，买些木料，做些桌椅，逢桃花将放之时，士人游动之际，预先点些落地，把桌椅摆设其间，凭那远方游人把钱，所以任大爷一到亭子内，桌椅所以现成。因骆太太、贺氏大娘在内，任大爷就把一两银子给他，包了这个亭子，别的坐头许他再租赁与别人，这也不谈。

再言任大爷与公子谈笑，饮过数巡，方举数箸，正在畅饮，忽听得大路上锣声响亮。任大爷和骆公子站起身来，往那路上看望，只见一簇人围往十数个汉子，俱是山东妆扮，还有那妇女一老一少。老的约有六十内外年纪，小的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俱是老蓝布褂子。惟有那少年的女子穿了条绿绸裤子、鱼肚白绫袜套、大红缎子花鞋，却全不穿裙子。内中一个老儿手提大锣一面，击得数声响亮。骆宏勋看了一会，全然不晓那班甚么人，问道：“世兄，此班是甚么名堂？”任大爷道：“世弟，此乃山东所做，名叫顽把戏，南边亦曾见过否？”骆宏勋答应道：“弟倒未曾见过。”任大爷分付余千将那班人传来，就问他所会何样把戏。余千闻命，下了亭子来，高声大叫：“那鸣锣的老人家这里来，我家大爷叫你哩！”花老夫妻闻言，急忙走过前来，满脸堆笑，说道：“大叔叫俺，想必耍顽把戏了。”余千道：“正

是。我且问你，把戏共有多少套数？每套要银多少？”那老儿答道：“大叔，我们马上九般，马下九般，外有软索卖赛，共有二十套。每套纹银二两，若要做完，共银四十两正。若要单摘卖赛软索，一套要算两套，两套就算四套，要银八两。不知大叔要顾那几套？”余千道：“你且在此少停，待我禀上大爷，再来对你讲。”余千说罢，上了亭子，对任大爷说道：“小的方才问他，他有马上九般，马下九般，走马卖赛并踩软索，共二十套。每套要银二两正，全套做完，共银四十两。若单摘卖赛软索，一套算两套，两套算四套，要银八两。”任大爷闻言，向骆公子道：“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都是你我晓得的，可以不必，只叫他卖赛踩软索，就给他八两银子罢了。”骆宏勋说道：“此东小弟备出，请世兄观看。”任正千笑道：“一客不烦二主，怎好叫世弟破钞？正是愚兄备东。”分付余千领命下去，单摘他软索卖赛。余千领命，来到花老面前，说道：“我家爷分付，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俱都会的，单叫卖赛并踩软索。”花老道：“先已禀过大叔的，这两套要算四套哩。”余千说：“那个自然。你只放心顾，银子分文不少。”花老答应，领命回首望着自家一众人说道：“这位单要顾软索卖赛，给我们八两银子。”家人答应知道了。只见一人牵过一匹马来，乃是一匹川马，遍身雪白，惟脊上一片黑毛，此马名为乌云罩雪。俱是新鞍新辔，头上有个铜圈儿，乃是制就卖赛之物。那老儿将铜锣放下，拿起个火把长杆，朝那两边摇着，口中说道：“列位老爷、大爷、哥哥、弟弟，请让一让，我们撇马哩。晚生先来告声：倘有不小者，恐被马冲倒，莫怪我事。”来往走了几次，看的人竟自走开，正中让出一条马路。那老儿将长杆丢下，又拿起铜锣咣咣响着，又叫道：“俺的儿，该上马了！”只见那个幼年女子站起身来，将上边老蓝布褂子脱去，里

边现出杏黄短绫袄，青缎子背心，腰间一条大红绉纱汗巾，衬着绿绸裤子、玉色绫子袜套、花红鞋子，那一双金莲刚刚三寸。头上梳了一个素髻儿，也不戴花，耳边带一双金坠子。不长不短，六尺多的身躯，一个柳腰儿前后摇摆，加这配就的一身服色，就是一个花花蝴蝶，无人不爱。有诗为证：

蝉鬓云堆黛眉山，画艳灼灼在人间，生成倾国倾城貌，长就沉鱼落雁颜。疑似芙蓉初映水，宛如菡萏乍临泉。雅淡不施蝶青粉，轻盈时染玉龙回。飘飘恍如三鸟降，袅袅亦是五云旋。

那女子闻父命，不慌不忙来来至马前，用手按住鞍子，不抓鬃脚不蹉凳，将手一拍，双足纵跳上鞍，左手扯住缰辔，二膝一催，那马一撒，右手鞭子在马上边击几下，那马飞也似去了。正跑之间，那女子将身一纵，跪在鞍轿之上，顽了个童子拜观音的故事，满场之人无不喝彩。话不可多叙。一连三马，又做了镜里藏身、一个太公钓鱼，桩桩出众，件件超群。三赛已过，女子下得马来，在包袱上坐了歇息，早有人将软索架起。那女子歇息片时，站起身来，将腰中汗巾紧了一紧，又上得软索，前走后退，小小金莲在那绳上走行如同平地一般。任大爷同骆大爷看得心爱，骆宏勋不觉大声喝彩道：“只软索也值八两银子！”任大爷应道：“真乃不差。”那女子正在软索上顽那些套数，忽闻有人喝彩，声若巨雷，抬头一望，竟是叫做顽把戏的亭子内二位英雄：一个黑面红须，一个方面大耳。那方面大耳，年纪不过二十上下，生得白面广额，虎背熊腰，丈二身材，堂堂威风，见之令人爱慕。一边男夸女技艺出众，一边女爱男品貌惊人，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对过亭子上也有两人坐着饮酒。你说那两个人是谁？一个是吏部尚书的公子、礼部侍郎的侄儿，姓王名伦，字金玉，